

自序

自在写作

我称我的评论为软性评论。重视的是文学温度，以一般读者为对象。分享文学的好是我最大的关切；文学的好须透过文学的形式去领略。形式千变万化，领略到的趣味亦不一而足。

宗白华写《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》引歌德的话并加以阐发。所言其实未过时。所谓常人，简言之，就是没有艺术教育的背景、没有文学上任何学说之成见的普通读者。歌德说：

内容人人看得见，
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，
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秘密。

从形式，看到作品与读者的距离。形式是必须解开的秘密，作者却不肯自己来解。评论者适时而至，解密，把懵懵懂懂的距离化为愉悦的审美距离。我的评论夹叙夹议，夹抒情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，像读一篇散文。

“解密”必得用到美学 / 哲学理论，却不都得力于理论。读作品不在搬理论。读作品是在读人生，是在欣赏作者如何把人生提炼为一种智慧，升华为一种美学；读作品是跟你的伴侣（作者这时候是你的伴侣）约好一起去散步，对所见各有领会与收获。你自己应有更多的自信。“有心人得之”这话何所指？我们都有一颗“心”呀。

中文里这个“心”会动欲念、能感知、有意志、懂得坚持信念，有所不为，偶尔偏执，囿于所见。儒家讲仁，道家讲忘，禅宗讲悟，都没有离开日常里这个“心”眷眷之情。中医的概念里，心不单是一个血肉器官而已。心，是“我”之主体。我的体会是，不论作者写什么题材，表达什么旨意，用什么美学理论——西方的东方的——当放进了文字里经过作者的情志（心）的发酵后，产生出来的作品，读者一样要放进人文脉络里去发现，去欣赏——必须用“心”。主题先行固不可，形式先行也不行。用美学 / 哲学理论是用新创的工具从墙上打开一扇窗口。理论是必需的，却怎么也取代不得你的心。

美学 / 哲学理论是必需的。我们用理论去诠释、发掘文本的内蕴，不是用文本去阐述、去建构某个理论观点——历史政治的、社会变迁的、文化认同的。同样的，为迎合某个美学理论观点而创作的文本，也不可取的。

我的体验是，文字是有知觉的，越是诚挚对待，它越会拿出些东西来回报你——必须靠文字去展示其内蕴的文学更是如此，文学的生命和文字分不开。

另一个体验是，中华文化对物我生命世界的认知，从心性出发，以情为本体，一方面既实践于日常之现实，一方面又提升之以

超越现实为目的，最终以体现一种内向的、精神的境界为彼岸。而且，里外二者孕合孳生的力量，其庄严性宛若宗教。

然而，对于这个“心”，读者各有不同的认知。我只说我的看法。从文本的叙事/修辞规范进入，把握其文学性是我的第一关切。当然，我免不了想到作者的际遇，把它放进现实政治、社会语境去读，把它放进我的认知结构、人文脉络里去去阐发，去延拓可能有的意味。作者有话要说，作为一个评述者，我亦有话要说。好作品必有深沉的价值，来到“形式之解密”时候，在某一个深沉幽微的层次上，每每“有心人”能有更多的收益。

问题不在于我们对美学之汲取是否向西方倾斜了，也不在于是否有必要向西方看齐，在美学上，望其颈背直追；而是：我们自己有什么底气去接受，拿什么态度去汲取。这个世界太缤纷，扭曲与正常，浮浅与潜沉，迷失与持守仅在一念、一线之间的洞察与坚持。处于如此缤纷、破碎、无感、缺少理想的时代，更有必要坚守信念。叫喊继承传统云云是对付不了的，无传统做根本显然亦是对付不了的。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与统一，相反而相成，是一个必须把握的吊诡，必得费气力去对付的现实。

为什么选择研读英培安小说？英培安是新加坡重要的作家，尤其是小说。写了许多单篇评论，我忽然想做做比较具体的研读，就选上英培安。竟有些因缘约定的可能吧，人事如此，文学亦复如是。我相信的。

对于他的小说，我抓出来一条迹线，由“孤单”到“孤独”，彳亍前进到了水穷处，景观很不一样。沿英培安的“孤独迹线”可以看到一种发展的沉淀的价值，生命的意义。总论部分，我将《画室》《戏服》摆在一起看。看到某种人文艺术的发展趋势，英培安是否有为此“发声”的计划？是否有“预言”的动机？

我看英培安的踪迹，听他的声音，谈其寓言，抒其寂寞，我不是也在书写自己？一种寻访的心情，或曰：自在的孤独，寂寞的内蕴？我提出一个假设：如果……你是这样的读者……请告诉我，你又将怎么解读我的解读？

不过，我的主要兴趣仍在作品上。我用虚实美学解读。对于英培安的小说，这样切入不觉得牛头不对马嘴，反倒津津有味。艺术之境界古今中外或有相通的时候。另外，在创作上英培安崇尚西方之美学，思想上亦以西哲为表率，取向鲜明。有趣的是，受华文教育的背景，早年的家庭教育，却潜伏在血脉里，总在“发声”时流露端倪。英培安受现代主义启发，作品里着力于描写生存的困境、挖掘人物的内心。一个处于边缘上的知识分子的跌跌撞撞尤其叫人感到“活着”的荒谬与荒凉；然而，却没有陷溺于虚无与颓唐。眼看梁剑秋到了谷底绝境了，却仍出现梁如秀的眼睛，一线光芒在闪烁。倘若将《画室》《戏服》并读，可能听到的弦外之音，竟是：英培安念兹在兹，莫非对“我是谁”的审问，一种“乏力回望”的焦虑，一种寻索自我生命位置的努力。

张松建老师对新华文学素有研究。最新专著《新马文学六论》和《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：海外华语文学新论》甫出版。对英培安小说世界张老师有独到见地。笔者何幸，承张老师厚爱，一口应承作我的咨询学者，并撰写长篇序言以壮行色。

我是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创作津贴（Creation Grant）而完成研读并撰写评论的工作。谨此向国家艺术理事会致谢。同时谢谢八方文化创作室慨然答应出版。

我专心做好推介作品、推介作家的事。写完，觉得轻松、满足。

2017年5月15日